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六十六回 空空觀群雄逢隱士 雙寶鎮豪傑探賊人

詩曰：古友尊三益，今人重萬金。乾坤無管鮑，何處是知心？

白少將軍等在隱善莊於占鼈家中吃酒，忽聽號炮驚天，有家人來報：「莊北有一支人馬，打著小竹子山的旗號，撲奔正東而來，乃是坐山雕羅文慶。」於占鼈一擺手，吩咐：「把莊兵調齊，如賊兵到來，稟我知道。」手下家人下去。大家在這裡開懷暢飲，直吃到月上花梢，方才停杯罷盞。家人撤去杯盤，留兩個人看守吳恩，餘下俱都安歇睡覺。一夜晚景無話。

次日天明，老莊主於占鼈派家人到莊東各路探聽有賊兵沒有，家人下去。於占鼈來至客廳，見眾位差官老爺們也都起來了。顧煥章、馬成龍等就要告辭，於占鼈說：「侯爺與馬大人暫且不要忙，我方才派家人到江口各處打聽，怕是坐山雕羅文慶沿途之上埋伏下人馬。」倭侯爺一聽此言，心中甚喜，知道於占鼈是一位久經大敵的英雄，大家在這裡等候聽信。早飯已畢，只見家人於榮、於華兩個人進來稟報說：「奴才奉莊主爺之命，到前途探聽賊兵的消息。坐山雕羅文慶在小路之上埋伏下人馬、乾柴、硫黃、礮硝，等你大家走到那裡，放火把你等燒死。大路之上有他的大隊，你等繞路奔下江口過江，多走四五十里地過江。」馬成龍等說：「好，我們還不能久待，我們這就起身。」於占鼈說：「我們給你預備一輛車。」馬成龍說：「不用，叫我們這位高大兄弟背著他吧。」

十位英雄各帶兵刃，由隱善莊起身，一直往東南，爬山越嶺，走了約在數里之遙，見前面有一帶高山。眾人順著這道大山上上山坡，過了這一道大山，才是下江口哪。眾人步山坡，踏山嶺，往行走。但則見這一座高山甚是險峻。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沖天占地，轉日生雲。沖天處，尖峰直直；占地處，遠脈迢迢。轉日的乃嶺頭鬆鬱鬱，生雲的乃崖下石嶙嶙。鬆鬱鬱四時八節常青，石嶙嶙萬年千載不改。林內每聽夜猿啼，岸下常見妖蟒過。山禽聲啞啞，走獸吼呼呼。山獐山鹿成群作對鬆鬆走，山鴨山鶴大陣攢群密密飛。山桃山果觀不盡，山花草應時新。雖然危險不能行，卻是遊人來往處。

眾人走到山頂之上，見正北有一座廟，一層殿，東西各有配房。山門關閉，上有一塊匾，三個大字是「空空觀」。眾人走的口乾舌燥，想要找杯水吃。顧煥章說：「你們在這裡少待，待吾前去叩門。」顧煥章叩了兩下門，聽裡面一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有人作歌。顧煥章用耳一細聽，裡面歌曰：玉殿瓊樓，金鎖銀鈎，總不如山谷清幽。蒲團紙帳，瓦鉢瓷甌，西山作伴，雲月為儔。高官駿馬，永無追求。我也不知春，不知夏，不知秋。萬事俱休，名利都勾。樂清閒，樂自在，樂悠悠。歌罷，出來一人把山門一開。顧煥章一瞧，出來一個老道。見老道年到古稀，頭戴如意道巾，身穿一件舊道袍，足下白襪青鞋，腰繫水火絲絛；麵皮微黃，黃中透亮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準頭豐滿，四方口，花白鬚鬚根根見肉。顧煥章看罷，連忙行禮，說：「唔呀！道兄請了。吾們乃是山下隱善莊來的，走的口乾舌燥，望求道爺方便方便，賜給我們點水喝。」老道上下瞧了顧煥章兩眼，說：「你們幾位請到廟內鶴軒吃茶。」顧煥章叫眾人進了廟內，在西邊鶴軒落座，把吳恩放在旁邊。老道吩咐小童兒看茶。小童兒有十四五歲，長的機巧伶俐，烹過一壺茶來，給大眾斟上。顧煥章問：「仙長尊姓大名？在此貴觀仙山，你參修了有多少年？」老道說：「山人乃無名氏，自號貪夢道人。自古道：『跳出三教外，不在五行中。』一塵不染，萬慮皆空。終日在廟中參修，也不知度過多少春秋了。尊駕是何人？」顧煥章說：「吾名顧從善，乃聾啞仙師的門人。」那老道人一聽，點點頭說：「你們眾人全是前程萬里之人，當下氣色不甚通便，須要小心謹慎。」顧煥章知道這老道乃清修之人，問：「仙長爺，看我等眾人後來休咎如何？」貪夢道人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荒山野叟，焉敢妄談是非！眾位吃完茶請吧！」顧煥章等大家告辭，出離了空空觀，順山坡下了這座大山，來至下江口。

天色已晚，一輪紅日已將西沉。下江口這裡有個鎮店，東西的大街，路北裡有幾座客店。馬夢太到江口看了一看，今日不能過江，非明日一早不可，只可在街上打了一個客店。路北是三義老店，眾人進店，占了北上房五間。小伙計送上洗臉水來。眾人問小伙計：「這裡過江到祁河寺有多遠？」小二說：「離此七十五里之遙。」馬夢太要了酒飯，正在擺酒，忽聽外面有人打門。小二出來，見有一位拉馬的，頭戴青泥得勝盔，身穿箭袖袍，對襯巴圖魯坎，薄底靴子，肋下佩一口綠塗魚皮鞘太平刀；年有三十以外，淡黃臉面，兩道重眉，一雙大眼，鼻直口方，說：「小二，你把上房給我們打掃乾淨了。大清營瘦馬老大人奉令探賊，打你們這座店裡的公館。」小二說：「我們這住著好幾位大清營的差官老爺。」那拉馬的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打東邊的那座店吧。」馬夢太聽見外面說話，心中說：「喲，又來了一個瘦馬大人。」方要趕出去瞧瞧，那拉馬的已在東隔壁打了店了。馬夢太心中說：「等到夜內我瞧瞧去，到底是何人冒充我的名姓？」想罷，回到上房，對眾人說方才之事。顧煥章說：「老兄弟，不要管他閒事，明日僱船解吳恩到大清營要緊。」馬夢太點頭答應，說：「今日咱們分前後夜值宿。」王天寵、顧煥章說：「我們兩人值前夜。」鎮八方小陳平侯文、樂九州賽存孝侯武說：「我二人幫著你們二人守前夜。」高杰、白勝祖說：「我們兩個人的後夜。」墨金剛白桂太、混海泥鯁姜鴻說：「我們兩個人幫著你們守後夜。」馬成龍一聽，心中喜悅：「我與馬老兄弟，我們二人替你們睡覺。」眾人說：「也好，你們二人歇著去吧！」

馬成龍、馬夢太到東裡間屋中，兩個人斜身躺在牀上。馬夢太總是睡不著，心中想著到東邊店內瞧一瞧，那假馬夢太倒是何人。想罷，慢慢起來，帶上短把刀、避血柄，出離北上房，躡上房去。到東邊店內一瞧，這店中是北房五間，東西各有配房。見北上房燈光閃爍，懸燈結彩，出入俱都是差官戈什的樣式。馬夢太到了後窗戶，用舌尖舔破紙窗，往裡面一瞧，但則見窗戶裡頭靠北牆一張八仙桌，東邊椅兒上坐定一人，身高八尺向外，頭上戴青泥得勝盔，四品頂戴花翎，身穿藍寧綢繡團龍箭袖袍，腰繫涼絲帶，著全分的活計。看他相貌，麵皮微黃，黃中透白，兩道重眉，一雙闊目，看年歲有三十以外。這人很透精神。馬夢太心中一動，看此人舉止不俗，兩旁站著有四個戈什哈，大都是年力精壯之人，聽見屋裡他那裡說話：「方才你們那裡打店，他說那裡住著差官，你們沒問他姓什麼？」那個人說：「我們並未問他等姓什麼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忽見打外面進來一個手下人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外面有你兩個師兄：一位姓洪，一位姓馬，乃是河南衛輝府回回峪的人，要上大營前去拜望你老人家，路遇特來拜訪。」只聽那假馬夢太說：「去把吳壽、宋生兩人叫來。」這人轉身下去。

不多時，叫上兩個人來，年有二十多歲，是家人打扮，長的倒很伶俐。

一個白臉膛，一個黃臉膛。白臉膛的叫吳壽，黃臉膛的叫宋生。來至這裡，給假馬夢太行禮，說：「主人呼喚，有什麼事情？」那人說：「你們兩個人到外面看看，來這兩個人，姓洪的、姓馬的，說與我師兄弟，盤問盤問他是打哪裡來的？倘若是蒙事，當時把他們拿住。」吳壽、宋生答應出來，到了店外說：「哪位找我們大人？」只見打那邊過來兩個人，說：「我。」吳壽睜睛一看，這位答話的年有四十以外，身穿青洋縐一件大衫，足下青緞子三鑲抓地虎靴子，手內拿著一個小包裹；面如重棗，兩道粗眉，一雙大眼，準頭豐隆，四方口，沿口的黑鬚鬚。下邊站著那位是紫臉膛，環眉大眼；身穿藍縐綢一件大衫，足下青緞快靴，年有三十五六的年歲，過來說：「你們兩個人是瘦馬大人的家人哪？」吳壽、宋生說：「是，不錯。你們二人是我們大人的師兄弟，可見過我們大人的面沒有？」那面如重棗人說：「沒見過。我姓洪，叫洪永太。」用手一指，說：「那白淨麵皮的，那是師弟，叫馬清太。你回稟你家大人去，我們二人奉師命，特意前來瞧他來了。」吳壽、宋生說：「你二人在此少待，我就去回稟我們家主人。」